



生长在心中的柞树

■杨廷强

下溪水口有山，山上有石，石边有一棵村人年年拜祭的柞树。今日春光明媚，我又特地回去看那棵柞树。

山边的土地，贫瘠得叫人心疼。薄薄的土层下，时见裸露的岩石，灰白如骨。若是换了别的树，怕是早就枯死了。但这棵柞树，偏就生在这里。没有人说得清，它是自然生长还是谁栽种的。

远望柞树，葱葱郁郁，绿得深沉。树不算很高，约十米，但粗壮得惊人，卓然挺立，两人难以合抱。树干上有一处疤痕，像是被雷劈过，结了厚厚的大痂。树皮皴裂，如老人手上的皱纹，一道一道，刻满了风霜。我伸手抚摸那粗糙的树皮，指尖传来微微的刺痛，那是刺的余威，也是生命的倔强。

前些年经林业专家鉴定，这棵柞树树龄已上千年。我们杨氏在下溪扎根繁衍的600年，不过是柞树生命历程的一半。千年的柞树，见证了黄、唐、苏几姓人家的兴衰。当然也见证了杨氏先祖在此开荒种地，生儿育女。千年，那是繁华北宋诞生《清明上河图》的时间，我脑海的画面实在很难从这山村的偏僻宁静跳跃到《清明上河图》中的车水马龙中去。

但这棵柞树却顽强地活在我的心中，融化进村人的骨髓里。我不由得想起了世代相传的故事。

在树下的石面上，有两个深深石臼，形似脚印。村中老一辈人讲，传说很久以前，天下大旱，河水断流，庄稼颗粒无收。一天夜里，村中一位老婆婆梦见一位白发仙人，手持柞枝，说：“明日午时鸡鸣时，你们到树下焚香拜祭，溪中就会有水流了。你们要世世代代护好柞树。树在，水在；树在，人在。”第二天清早，老婆婆上山一看，柞树旁边的石头上竟然留下了一双仙人的脚印。老婆婆赶忙下山，将梦境及脚印告诉族长。族长立即带着村人上香祭拜。说来也怪，干涸已久的山溪慢慢冒出了溪水，清澈

明亮，悠悠汨汨。在客家地区，树被上香之后就有了灵气，大多被尊称为“伯公树”。而我们村的柞树，是先有灵气而后受拜祭的。自从柞树激活了溪水后，村人便不时祭拜，虔诚保护。

柞树，在本地的俗名叫筋柞，而在下溪称之为“红心刺”。这名称有个来历。小时候，村里九十多岁的阿仟叔公对我讲述了“红心刺”的故事：元末明初，山匪横行。某日，流匪洗劫下溪，村中一位叫杨铁生的后生，为掩护村人撤离，独自一人扼守村口，与匪徒英勇搏斗，不幸身中数刀，血洒村头，靠在柞树上壮烈牺牲。他的血流进石缝，渗入了泥土。从此，这棵柞树愈发茁壮，树干殷红如血，木刺格外锋利。人们说，柞树得到了铁生的英魂附体，忠心护民。为了纪念他，便称柞树为“红心刺”。也有人说，这树的刺是直的，从不会弯，就像铁生的脊梁一样。

而“葫芦刺救饥”的故事则温暖了一代代下溪人的心。清乾隆年间，有一年闹春荒，村中粮尽，连野菜也很快被挖光了，好些人准备外出逃荒。计划逃荒的人临行前到树下拜别，忽然发现树上结满了沉甸甸的果实。这不是结果的季节啊！柞果是能充饥的，于是，他们每人都摘了一大把带回家中。消息瞬间便传遍了全村，村人蜂拥到村口采摘。说来也怪，这柞果摘不完。就这样，靠着柞树的恩赐，下溪挺过了春荒。人们对柞树更加崇敬了。

村里至今还保留着一个老规矩——每年除夕，家家户户都要端上饭菜，摆在树下，然后点三炷香，作揖而拜。老人说，这是给树神吃的，也是给铁生吃的。我小时候跟着祖父去拜祭，祖父弯腰添饭，小声说：“树啊，保佑我们下溪村平平安安吧。”

我围着树转了一圈，看见树下有堵新砌的矮墙，将树根围了起来。那是村里人自发修筑，没有号召，更没有任务摊派。你搬一块石头，我搬一块砖，他铲一锹土，墙就

砌起来了。墙不高，也不精美，但那份心意，比任何碑刻都重。

我对柞树，不光是敬，更是亲，这并非单单缘于那些古老的传说。细想，世间的树，有的以花取胜，有的以果留名。而这柞树，春日细花缀枝，不惹眼，却自有一种素净；秋深果熟落地，似小小的葫芦，不张扬，不但默默喂养鸟雀麋鹿，而且还拯救了一村人的性命。只凭一身硬骨，一站便是千年，这不输梅兰菊竹的精神，鼓舞着一代代的下溪人。

我不禁想起从下溪村走出去的先辈们。道光年间，秋碧公在村里读书，考上拔元，后出任龙溪书院山长，创建和平团练局。他的才华出众，文章恢宏，可惜大多散佚了，仅在《和平县志》留下寥寥数笔。而只有高小学历的德昌公终生好学，磨砺出犀利的文笔，当年他还曾为柞树写了铭文。铭文现在虽找不到，但他的《石牛吟》七律章法浑圆，意象动人，一联“身同太古苔为甲，心向长河月作舟”足以传后，难怪得到凌新南方家的首肯。

夕阳西下，余晖洒在树上，将绿叶染成金色。树影长长地拖在地上，像是一位长者伸出的手臂，要与我相拥抱。我忽然觉得，这树不只是一棵树，它是我们村的史书，每一圈年轮，都是一页记载。它记载着欢笑，也记载着眼泪。它孕育着灵气，生长着精神。

临别时，我在树下站了很久，心里默默念了一首诗：

石罅生根不计年，沧桑阅尽自悠然。曾陪古寺钟声远，惯看荒村灶火传。铁干何妨经雨雪，刺心元是拒摧残。千秋一树巍然在，福荫儿孙作史笺。

归途中，我回头望去，那棵树还站在那里，像一个沉默的哨兵，守护着村子，也守护着我们的根。

它是生长在下溪村人心中的一棵大树。

亦姐亦母，此生有幸

——致我最亲爱的大姐

■陈宇红

有些感谢，在心底藏了许多年，今天终于想认真写下来，献给我生命里最亲、最敬爱的大姐。

母亲走得早，从那时起，大姐就成了我们几姐弟的依靠，亦姐亦母。她是普普通通、温柔善良的农村妇女，一辈子默默做事、默默付出，从不张扬，却把所有的好都给了身边的人，尤其对我，有求必应、事事包容、百般疼爱。

大姐22岁那年，经隔壁大姐说媒，从袁田嫁到了广福。那时总有人不解，问她怎么愿意嫁到条件不算好的地方，她总是浅浅一笑：“图他有手艺，会闹鸡、会理发，有手艺就饿不着。”就这样，她带着最简单的期盼，安安心心成了家。

殊不知，婚后的生活并非想象中那般顺遂。姐夫并没有媒人说的那么完美。特别是两个孩子出生后，迫于生活的重压，姐夫偶尔脾气暴躁，苛责大姐。但为了年幼的孩子，她选择了忍气吞声，把所有的委屈都往肚子里咽，默默承担起这一切。

或许是大姐的善良与坚韧感动了岁月，也许是她包容终于暖化了姐夫的心，渐渐地，姐夫对她的态度有了明显好转。在她细心的操持和努力下，日子虽非大富大贵，却也安稳踏实，越过越有奔头。

可命运偏在中年时，给了她一场风雨。姐夫患上了尿毒症，需要长期透析，彻底失去了劳动能力，整个家的重担，一夜之间全都压在了大姐一人肩上。她没有一句抱怨，没有一声哀叹，始终乐观坚强，忙完田里的农活，就去打零工，一分一厘地挣，一点一滴地扛，硬生生撑起了这个家。

后来，外甥娶了一个孝顺懂事的媳妇，愿意和大姐共担风雨，家里还添了两个可爱的孙子，日子终于有了满满的奔头。

四年前，为了方便姐夫做透析，外甥夫妻俩在县城供了房，大姐也跟着住进了城里。一辈子闲不住的她，很快在幼儿园找了一份煮饭的工作，她说既能帮忙照看孩子，又能赚点小钱贴补家用，两全其美。即便如此，一到周末，她还是会赶回老家打零工，总说“赚一百是一百，积少成多”。

大姐总趁着周末零碎的时间，在老家种上一园子的新鲜蔬菜。每个周末她从老家回来，总给我带来刚摘的青菜和瓜果。若是跟她一同回去，她更是把家里最好、最新鲜的东西，一股脑塞满我的车。我知道，那满满一车是她不动声色，独独给我的偏爱。

大姐也是我们家最暖心的主心骨。这几年因为父亲不在老家过年，我们几姐妹约定，要回娘家团聚。每一次聚餐，她都会早早起床，忙前忙后准备好一切，从不让我们操心，替我们解决所有后顾之忧。

长年累月的辛苦操劳，让她积劳成疾，去检查身体时，医生都说她身上毛病太多，不知从哪里治起。可大姐天生开朗豁达，笑着对医生说：“只要不会死，捡最重的那项治疗就行。”她向来如此，遇事从容不慌不忙，总说人要活在当下，往后的事不必多想，过好每一天就够了。

大姐平日里总是笑容满面，待人温和，可谁也不知道，她心里藏着一桩心事——只盼着年近三十的小儿子，能早日遇见心意相通的有缘人。只是这份牵挂，她从不愿轻易提起，只默默放在心底。

长姐如母，恩重如山。这一生，能有这样一位善良、坚韧、温柔、豁达的大姐，真的是我们人生中最幸福、最幸运的事。愿时光慢些走，愿岁月善待她，愿我最爱的大姐，平安健康，少些辛苦，多些欢喜，余生皆甜。



客·上河源
KE SHANG HEYUAN

河源游购指南

尽在客·上河源



微信扫一扫

数字乡村助力农文旅融合发展项目

“客上河源”小程序是集“吃、住、行、游、购、娱”全业态的一站式全域旅游数字化服务平台，其功能涵盖了河源市源头特产、精选团购、乡村民宿、乡村旅游、乡村美食、景区景点、缤纷活动、璀璨非遗等功能板块。

轻松玩

放心选

